

詹安泰

離騷箋疏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离骚笺疏

詹安泰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离骚笺疏

詹安泰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咸宁地区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5.125 印张 99,000 字
1981 年 5 月第 1 版 198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：1—10,800

统一书号，10106·836 定价：0.71 元

出版说明

这是詹安泰先生的一部遗作。詹安泰先生是我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，原为中山大学教授，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。1967年病逝。

詹安泰教授长期从事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，写过许多有关古典文学的论著。这部《离骚笺疏》完稿于1959年，是他长期研究《离骚》的心得结晶。全书分两部分：前半部汇集从王逸以来历代名家对《离骚》的注释，加以爬梳剔抉，从中阐明作者的见解，并对《离骚》文意逐段加以详细串解。后半部对《离骚》的思想艺术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加以阐述。

本书可供古典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，大专院校文科师生阅读参考。

目 录

上 编	1
-----------	---

《离骚》笺疏	1
--------------	---

下 编	113
-----------	-----

《离骚》通论	113
--------------	-----

上 编

《离 骚》 笺 疏

帝高阳之苗裔兮，朕皇考曰伯庸。

摄提贞于孟陬兮，惟庚寅吾以降。

“高阳”，颛顼(zhuān xū)的别号，楚的先祖，也是屈原的先祖。《史记·楚世家》：“楚之先祖，出自帝颛顼高阳。高阳者，黄帝之孙，昌意之子也。”王逸《楚辞章句》(以下简称“王注”)：“《帝系》曰：颛顼娶于腾隍氏女而生老僮，是为楚先。其后熊绎事周成王，封为楚子，居于丹阳。周幽王时生若敖，奄征南海，北至江汉。其孙武王，求尊爵于周，周不与，遂僭号称王，始都于郢。是时生子瑕，受屈为客卿，因以为氏。屈原自道本与君共祖，俱出颛顼胤末之子孙，是恩深而义厚也。”朱熹《楚辞集注》(以下简称“朱注”)：“颛顼之后有熊绎者，事周成王，封为楚子，居于丹阳。传国至熊通，始僭称王，徙都于郢，是为武王。”按王注不标楚武王名，朱注及各家注《离骚》(直至马茂元《楚辞选》)均谓楚武王熊通，其源殆出《史记·楚世家》。今本《楚世家》：“蚘冒弟熊通，弑蚘冒而代立，是

为楚武王。”正以“熊通”是楚武王名。但《左传·文公十六年》，《宣公十二年》，《昭公十六年》的孔颖达《正义》、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引《楚世家》都作“熊达”；《汉书·地理志下》、《淮南子·主术训》高诱注也都作“熊达”；可见古本《史记》和班固、高诱都以楚武王名“熊达”。

“苗裔”，指后代。王注：“苗，胤也。裔，末也。”朱注：“苗裔，远孙也。苗者草之茎叶，根所生也，裔者衣裾之末，衣之余也，故以为远末子孙之称也。”按《说文·衣部》：“裔，衣裾也。”无末义；王注又无衣义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亦六经之支与流裔。”颜师古注：“裔，衣末也。”以衣末合训，殆朱子所本。

“朕(zhèn)”即我。《尔雅·释诂》：“印、吾、台、予、朕、身、甫、余、言——我也。”蔡邕《独断》：“朕，我也。古者尊卑共之，贵贱不嫌，至秦天子独以为称。”《文选》吕延济注：“屈原自称也，古人质，与君同称朕。”

“皇考曰伯庸”，“皇”是光大的美称。《说文》：“皇，大也。”王注：“皇，美也。”“皇考”，《礼记·曲礼下》：“祭王父曰皇祖考，王母曰皇祖妣，父曰皇考，母曰皇妣，夫曰皇辟。”王注：“父死称考。”大约是从这里来的。但后来却有不同的说法。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一：“父没称皇考，于《礼》本无见，《王制》言天子五庙，曰考庙，王考庙，皇考庙，显考庙，祖考庙，则皇考者，曾祖之称也。（按陈直《楚辞拾遗》认为伯庸是屈原的曾祖，即同此看法。）自屈原《离骚》称‘朕皇考曰伯庸’，则以皇考为父，故晋司马机《为燕王告祔庙文》称：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。后世

遂因不改。汉议宣帝父称，蔡义初请谥为悼，曰悼太子，魏相以为宜称尊号曰皇考，则皇考乃尊号之称，非后世所得通用。然沿习已久，虽儒者亦不能自异也。”则肯定“伯庸”是屈原的父亲，但没有正确的依据。所谓“以皇考为父”，当然是王注“屈原言我父伯庸”以来相沿已久的看法。至吉诚《楚辞拾遗引》、王闾运《楚辞释》、闻一多《离骚解诂》、饶宗颐《伯庸考》才根据刘向《九叹·纷逢》篇“伊伯庸之末胄兮，谅皇直之屈原”句及《周颂·雝》“假哉皇考”等认为伯庸是屈原的远祖。按《周颂·雝》“皇考”虽作远祖解，但作亡父解的例证更多：如《周颂·闵予小子》：“于乎皇考”，“休哉皇考”之类。又如《虢叔旅钟》：“丕显皇考惠叔”，《叔夷钟》：“用孝享于大宗皇祖皇妣皇母皇考”，均指亡父。因此，王注“我父伯庸”的解说还是可信的。

“摄提”，《尔雅·释天》：“太岁在寅曰摄提格。”李巡注：“言万物承阳而起，故曰摄提格。格，起也。”（见臧辅堂《尔雅汉注》卷中）郝懿行《尔雅义疏》：“摄提，星名，属东方亢宿，分指四时，从寅起也。”王注全录《尔雅》，朱注仅标星名（朱注：“星名，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。”）顾炎武《日知录》二十：“摄提，岁也；孟陬，月也；庚寅，日也；屈子以寅年寅月寅日生。王逸《章句》曰‘太岁在寅曰摄提格，孟、始也，正月为陬，言己以太岁在寅，正月始春，庚寅之日，下母之体而生。’是也。或谓摄提星名，《天官书》所谓直斗杓所指以建时节者，非也。岂有自述其世系生辰，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哉。”据《尔雅》李注与

郝疏，则摄提为星名又从寅起，王、朱说并不矛盾。历来的注家多认屈原的生年属寅。

“贞”是正、当的意思。王注：“贞，正也。”《广雅·释诂》三：“贞，当也。”姜亮夫《屈原赋校注》（以下简称“姜注”）：“贞，古与鼎同字；鼎，当也。马融《洛诰》注曰：‘贞，当也。’”

“孟陬(zōu)”，孟是开始，陬是边隅，孟陬即正月。王注：“孟，始也。……正月为陬。”按夏历建寅，正月是寅月，这句是说太岁在寅那年的寅月

“降”读 jiàng，降生。

叙述世系和自己降生的年月日。

屈原降生的年月日，各家推算不同：邹汉勋、陈珙、刘师培、曹耀湘等的考定年月日，已见游国恩《屈原·诗人的诞生》所引。游国恩肯定是寅年寅月寅日。郭沫若定为楚宣王之十年（前三四〇）正月初七日（《屈原研究》）。林庚定为楚威王五年（前三三五）正月初七日（《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》）。李延陵定为楚宣王八年（前三六二）正月初一日（《屈原的生辰与离骚的著作时期》）。浦江清定为楚威王元年（前三三九）正月十四日（《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》）。我同意浦说。

皇览揆余于初度兮，肇锡余以嘉名。

名余曰正则兮，字余曰灵均。

“皇览揆(kuí)余”，皇指皇考。览揆是观察考量。王

注：“皇，皇考也。览，观也。揆，度(duó)也。”览，五臣本作鉴。文怀沙解“皇览”句作“据历书而查揆我的生日”(见《读骚拾遗》三)，似太曲折。

“初度”，初生时的容貌气度。钱杲之《离骚集传》(以下简称“钱注”)：“度犹态也，初度谓幼时态度也。”林云铭《楚辞灯》(以下简称“林注”)：“初生时气象便与凡人不同。”刘永济《音注详解屈赋定本》(以下简称“刘注”)：“初度，初生时之容貌。”姜注：“初度谓始生之器宇。”均可通。王注：“度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”，《文选》李周翰注：“初生时日法度”，朱注：“犹言时节”，说均迂曲难合。

“肇锡余”句，肇，始；锡，同赐；嘉，美善。这句是说开始赐给我一个好名字。《尔雅·释诂》：“初、哉、首、基、肇、祖、元、胎、俶、落、权与——始也。”王注：“肇，始也；锡，赐也；嘉，善也。”闻一多解“肇”为“兆”的假借字(《离骚解诂》)，也可通。

“名余”二句，正则，公正的法则，即“平”字的含义。灵均，灵的本义为神，引申为高；均的本义为均一，引申为平；合起来就是高平。《小雅·皇皇者华》“于彼原隰”句注：“高平曰原。”(《尔雅·释地》：“广平曰原。”)因此，灵均即“原”字的含义。钱注：“名余平者，谓其平正可法则也。字余灵均者，谓如原野之灵而均一也。”戴震《屈原赋注》(以下简称“戴注”)：“正则者平之谓，灵均者原之谓。”均确。郭沫若、姜亮夫均谓正则灵均系屈原的化名，难信。文怀沙谓正则灵均系巫者的名字(见《离骚拾遗》四)，就文句解，也不可通，为什么名他的是一个巫，而字他的

又是一个巫呢？

叙述得名的由来和名字美好的意义。

纷吾既有此内美兮，又重之以修能。

扈江离与辟芷兮，纫秋兰以为佩。

“纷”，众盛貌。下文“纷独有此姱节”，“纷总总其离合兮”，义同。王注：“纷，盛貌。”

“内美”，指先天赋予的美好的品质。朱注：“生得日月之良，是天赋我美质于内也。”“修能”，能读若耐。修，长；能，才能；修能即长才。扬雄《方言》一：“修、骏、融、绎、寻、延——长也。陈楚之间曰修。”洪兴祖《楚辞补注》（以下简称“洪补注”）：“能，本兽名，熊属，故有绝人之才者谓之能。此读若耐，叶韵。”朱注：“修，长也。能，才也。”钱注：“修、长也。能，材能也。”均确。龚景瀚《离骚笺》（以下简称“龚注”）：“修，《说文》曰：饰也，《玉篇》曰：治也，其义当与大学修身同训为修饰俱可。下文‘修名’、‘好修’皆因此。”也可通。王逸解修作远，似太曲折。能一作态。

“扈”，披在身上。王注：“扈，被也，楚人名被为扈。”被同披。

“江离与辟芷”，江离（一作蓀）、辟芷皆香草名。辟一作薜。《北堂书钞》一二八引、《文选·思玄赋》注引、《后汉书·张衡传》注引、《说文系传》十二引均作薜。王注：“辟、幽也。”朱、钱、戴等均从其说。阎简弼注（以下简称

“阎注”)：“辟芷犹言生长在幽辟的芷草。”(见《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》)姜注：“辟，读为《孟子》‘妻辟纻’之辟”，似太曲。“江离”与“薜芷”和下句的“秋兰”均双字名词对称更合，不必解辟为动词。

“纫(rèn)”，用线索贯穿叫纫。洪补注：“《方言》曰：续，楚谓之纫。”续是一个接上一个的意思。按今本《方言》六：“擘，楚谓之纫。”注：“今亦以线贯针为纫。”“秋兰”，秋天开花的兰草。王注：“兰，香草也，秋而芳。”

“佩”，指佩带的东西。朱注：“佩，饰也。记曰‘佩帨茝兰’，则兰芷之类，古人皆以为佩也。”

叙述自己既具有美德，即高贵的品质，又具有长才，即做事的本领，在这个基础上，再加上讲求整饰，善自约束，那就表里如一，通体芳洁，成为一个最完美的人了。

汨余若将不及兮，恐年岁之不吾与。

朝搴阰之木兰兮，夕揽洲之宿莽。

“汨(gǔ)”，跑得很快的样子。《方言》六：“汨、遥，疾行也。南楚之外曰汨，或曰遥。”王注：“汨，去貌，疾若水流也。”

“不吾与”，与，等待。不吾与即不等待我。王注：“又恐年岁忽过，不与我相待，而身老耄也。”

“搴(jiān)，拔取。《说文》引作“撝”。王注：“搴，取也。”朱注：“搴，拔取也。”

“𪔐(pǐ)”，南楚的山名。王注：“𪔐，山名。”《史记·叔孙通传》索隐引《埤苍》：“𪔐山在楚，音毗。”戴注：“南楚语：小阜曰𪔐，大阜曰𪔐。”

“木兰”，一种木名，去皮不死。王注：“木兰去皮不死。”洪补注：“《本草》云：木兰皮似桂而香，状如楠树，高数仞。任昉《述异记》云：木兰在浔阳江，地多木兰。”“搯”，采。一作揽，又作攀，义同。王注：“揽，采也。”

“洲”，水中可居之地。《尔雅·释水》：“水中可居者曰洲。”王注同。

“宿莽”，莽古音母。宿莽，一种冬生不死的草。王注：“草冬生不死者，楚人名曰宿莽。”《尔雅·释草》：“卷施草拔心不死。”郭璞注：“宿莽也。”《方言》十：“𦵏(凶位反)、莽(嫫母反)，草也。东越扬州之间曰𦵏，南楚曰莽。”

叙述恐怕时光易逝，汲汲自修的情况；并把去皮不死的木兰和经冬不死的宿莽来表明自己志尚的坚贞。

日月忽其不淹兮，春与秋其代序。

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迟暮。

“淹”，久留。《尔雅·释诂》：“曩、尘、伫、淹、留——久也。”王注同。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：“二三子无淹久。”注：“淹，留也。”

“代序”，更代次序。一说即代谢。王注：“代，更也。序，次也。”阎注：“代序犹言代谢（按古谢与序通，见顾

炎武《日知录》及清末人李详《文选拾藩》)。

“零落”，飘零坠落。王注：“零落皆坠也，草曰零，木曰落。”《广雅·释詁》：“零，堕也。”

“美人”，指理想中人。王注：“美人，谓怀王也。”《文选》吕延济注：“美人，喻君也。”朱注：“美人，谓美好之妇人，盖托词而寄意于君也。”洪补注：“屈原有以美人喻君者，‘恐美人之迟暮’是也。”阎注：“按此句之‘美人’，自王逸、朱熹以来，皆以为喻人君，即指楚怀王；清朱冀则以为屈原自喻(《离骚辨》)；朱骏声、马其昶则以为泛指贤士(朱说见《离骚约注》)；戴震又以为喻壮盛之年。以下文观之，疑自喻之说近是。”按，就下文看，仍以喻楚怀王为是。下文用责备的语气，接着又要求他“乘骐骥以驰骋”(委任贤良治理国家)，然后毅然以前导自任，则这句所指的理想中的美人，非楚怀王莫属了。屈原自喻或泛指贤士之说，似不可信。

“迟暮”，晚岁暮年，指年岁衰老。王注：“迟，晚也。”

岁月匆匆，年华易逝，自己既有这种感受，看到草木的零落，更念及所想望的人。再不发奋图强，等到精力衰老，可就无能为力了。承上文自叙转到下文所想望的楚怀王。

不抚壮而弃秽兮，何不改乎此度？

乘骐骥以驰骋兮，来吾导夫先路！

“不抚壮”二句，“抚”有三种解释：一、按照、依据

的意思。《礼记·曲礼》：“国君抚式，大夫下之。”注：“抚犹据也。”钱注从此说；《文选》刘良注作“持”，义与此近。二、安慰、抚循的意思。《说文·手部》：“抚，安也。一曰循也。”姜注从此说；文怀沙译文作“抚惜”，义与此近。三、及时、当、乘（趁）的意思。洪补注：“谓其君不肯当年德壮盛之时……”，朱注：“言君何不及此年德壮盛之时……”，林注：“君不肯乘壮岁而除去恶行……”，郭沫若译文，高亨等《楚辞选》注（以下简称“高注”）从此说。我同意第一说。一本无“不”字。“壮”，美盛的意思，不限于壮年。王注：“年德盛曰壮。”历来注家多从其说。闻一多《离骚解诂》：“案王说未谛。壮有美盛诸义。……抚壮与弃秽，相偶为文。”按闻说是对的，因而上面的“抚”字应作按照，依据解。“壮”，刘本作“庄”，注：“庄本草盛貌，此作盛美解，以与下文蕙恶对言之也。”“秽”，一作“蕙”，是秽草，指一切坏人坏事。王注：“秽，行之恶也，以喻谗邪。百草为稼穡之秽，谗邪亦为忠直之害也。”“此度”，即指“不抚壮而弃秽”的态度。钱注：“今何久不能改此态度乎？”王邦采《离骚汇订》（以下简称王邦采注）：“抚壮弃秽，即所谓改乎此度也。‘何不’与上句互文，上‘不’字已含一‘何’字而又带起下文之词。”

“骐骥”，良马。王注：“骐骥，骏马也，以喻贤智。”

“驰骋”，是马跑。驰和骋一样的意思，这是同义词连用。《唐风·山有枢》：“弗驰弗驱。”疏：“走马谓之驰。”《左传·定公八年》：“林楚怒马，及衢而骋。”注：“驰也。”

“先路”，王注：“路，道也，言已如得任用，将驱先

行愿来随我，遂为君导入圣王之道也。”历来注家多从此说。吴景旭云：“按先路，车名。《郊特牲》：先路三就。《左传》：郑赐子展先路，子产次路。”（《历代诗话》七）取义甚古，录备一说。

承上诘问楚怀王：为什么总不亲近好人摈斥坏人，这态度老是不改变呢？如果能够任用贤智之士，自己是愿为前驱，引导走上正确的道路的。

以上一段，叙述自己的世系、名字、人格、才能和修养，为服务祖国（和楚怀王结合一起的）和人民提出自己优越的条件，然后才说到自己愿作引路人为国效忠。

昔三后之纯粹兮，固众芳之所在；

杂申椒与菌桂兮，岂惟纫夫蕙茝？

“三后”指什么人，有不同的说法：一说是指夏禹、商汤和周文王。王注：“后，君也。谓禹、汤、文王也。”《文选》张铚注、朱、钱、林、高等注同。《后汉书·冯衍传·显志赋》：“昔三后之纯粹兮”注：“三后，夏殷周也。”亦同此说。朱在《楚辞辩证》里又自疑其注，说：“三后若果如旧说，不应其下方言尧舜，疑谓三皇，或少昊，颡顼，高辛也。”一说是指楚国的先王。这里又有三种不同的见解：一、王夫之《楚辞通释》（以下简称“王夫之注”）：“三后，旧说以为三王，或鬻熊、熊绎、庄王也。”二、戴注：“在楚言楚，其熊绎、若敖、蚘冒三君乎？”三、逯钦立《屈原离骚简论》附注：“三后，应指楚三王，即楚成、楚穆及

楚庄，他们三个人是楚国王中的佼佼者。就在春秋时期，人们已经习惯地把他们合起来称为‘三王’。如《左传·成公十三年》夏四月，戊午，晋侯使吕相绝秦曰：“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也，亦来告我曰，秦背令狐之盟，而求盟于我，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，余虽与晋出入，余唯利是视。”按《离骚》所谓‘三后’，当即指此‘三王’。”刘注、姜注、文怀沙《屈原离骚今绎》附注（以下简称“文注”）同意王夫之、戴震的见解。一说是指伯夷、禹、稷。蒋骥《山带阁注楚辞》（以下简称“蒋注”）：“三后，见《吕刑》，谓伯夷、禹、稷也。”阎注：“疑蒋说近是。按，此三人皆尧时贤臣。”按“三后”当指贤明君主的统治时期，故有众芳萃集，大小的人才都得到任用的情况，蒋说阎注均未合，谓楚先君先王，也似过分夸张，旧说指禹、汤、文王，可信。但当时就时代言，不单指个人，这和下文的“尧舜”就有所区别。朱熹一概从个人看，怀疑不应把禹、汤、文王摆在尧、舜的前头，因而有少昊、颡顼、高辛之说，也是不恰当的。

“纯粹”，精美没有杂质的东西叫纯粹。王注：“至美曰纯，齐同曰粹。”

“众芳”，芳草比贤智之士，众芳，即众多的贤智之士。王注：“众芳，喻群贤。”

“杂”，多种集合的意思。《国语·郑语》：“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。”注：“杂，合也。”

“申椒”，椒之一种。王注：“申，重也。椒，香木也。”姜注：“洪补引《淮南子》‘申茱杜茝，美人之所怀服。’又